



琥珀眼睛的兔子

一个犹太豪门的百年兴衰

[英] 埃德蒙·德瓦尔 著 丁剑 译



THE HARE WITH AMBER EYES

A Hidden Inheritance

EDMUND DE WAAL

山东文艺出版社

琥珀眼睛的兔子

一个犹太豪门的百年兴衰

〔英〕埃德蒙·德瓦尔 著 丁剑 译

THE HARE WITH AMBER EYES

A Hidden Inheritance

EDMUND DE WAAL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琥珀眼睛的兔子/(英)德瓦尔著;丁剑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29-4961-8

I. ①琥… II. ①德… ②丁… III. 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1230 号

图字:15-2015-37

Edmund de Waal

The Hare With Amber Eyes

Copyright © Edmund de Waal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琥珀眼睛的兔子

[英]埃德蒙·德瓦尔 著 丁剑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25 插页/2
字 数 182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961-8
定 价 39.8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本、马修和安娜，
也献给我的父亲

即使一个人不再心萦外物，但总有些事物已经与他有了牵连；这往往是出于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原因……唉，现在我已经厌倦与别人一起生活了。这些过去曾有的熟悉的感情，如此私密而个人，对我来说——那是所有收藏家都具有的狂热——异常宝贵。我像打开展示柜一般向自己敞开心扉，一件一件地检视所有那些不为世人所知的狂热往事。这些是现在最吸引我的收藏，其他均无法与之相比，我对自己说，就像马萨林^①提起自己的藏书一样，但其实我没有丝毫的悲伤，因为留下它们只会徒增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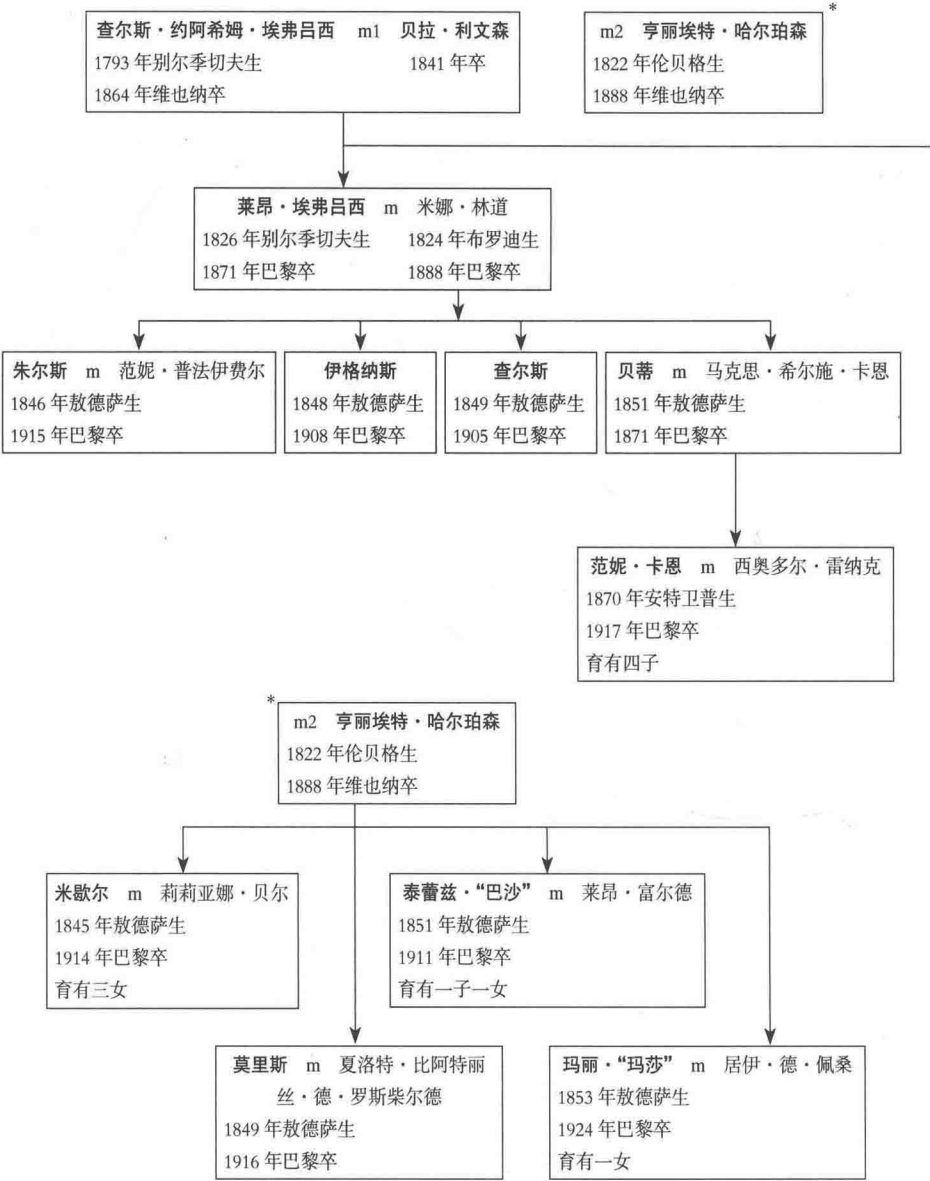
查尔斯·斯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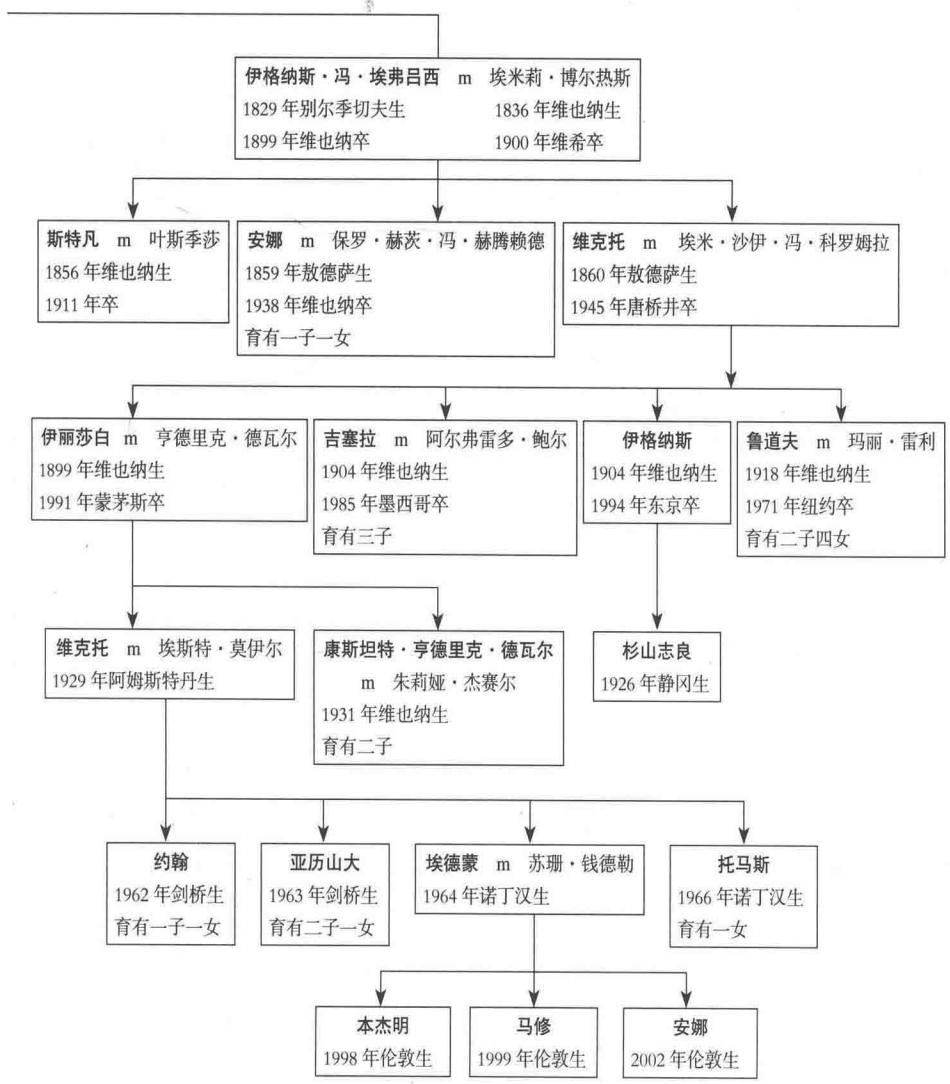
（摘自普鲁斯特《平原上的城市》^②）

① 马萨林（Mazarin），法国外交家、政治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的首相及枢机主教。

② 《平原上的城市》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所多玛和蛾摩拉》的英译版名。

家族树（译注：m代表婚姻关系）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 巴黎（1871—1899）	
一、西区	19
二、一张花床	30
三、“引导她的驭象人”	35
四、“触感如此柔滑，如此轻盈”	40
五、一盒儿童糖果	50
六、一只镶了眼睛的狐狸，木制	56
七、黄色扶手椅	61
八、埃尔斯迪尔先生的芦笋	66
九、连埃弗吕西也上当了	77
一〇、我的小礼物	85
一一、一场“盛大的五点钟派对”	92
第二部 维也纳（1899—1938）	
一二、波将金市	105
一三、锡安大街	114
一四、正在发生的历史	119
一五、儿童画里的巨大方盒	130

一六、“自由厅”	137
一七、年轻可爱的小东西	145
一八、很久以前	155
一九、旧城的样式	159
二〇、维也纳万岁！柏林万岁！	167
二一、字面上为零	187
二二、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195
二三、黄金国度 5-0050	204
第三部 维也纳，克韦切什，唐桥井，维也纳（1938—1947）	
二四、“大规模游行的理想地点”	217
二五、“一个不可能有第二次的机会”	227
二六、“单程有效”	237
二七、催人泪下的事	245
二八、安娜的口袋	252
二九、“一切都相当公开、透明和合法”	258
第四部 东京（1947—2001）	
三〇、春笋	265
三一、柯达胶片	272
三二、你从哪里得到它们的？	281
三三、真正的日本	287
三四、关于抛光	294
尾 声 东京，敖德萨，伦敦（2001—2009）	
三五、志良	299

三六、一台天体观测仪，一台测绘仪，一台地球仪	302
三七、黄色，金色，红色	311
致谢	317

前言

1991年，我得到一个日本基金会提供的两年奖学金。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给七名专业兴趣不同（工程、新闻业、工业、制陶）的英国年轻人在一所英国大学学习日语，然后到东京生活一年的机会。我们将有助于开创一个和日本接触的新时代。我们是这个计划接纳的第一批人，背负着很高的期望。

第二年，每天上午我们都要穿过街头林立的快餐店和电子商品折扣店上山，去涉谷的一家语言学校。东京正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中复苏。上班族常常为了看一眼屏幕上爬升得越来越高的日经指数，在全世界最繁忙的人行横道上驻足观望。我为了避开地铁高峰，会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去与一位年纪稍长的奖学金获得者碰面，他是个考古学家；我们会在上课途中以肉桂面包和咖啡作早餐。我有家庭作业，正经的家庭作业，从我小学毕业后，这还是第一次。我每周要学会150个日文汉字和日本字母，分析一篇小报上的文章，还要每天背诵几十条日常对话。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害怕过家庭作业。另一个年轻些的奖学金得主会用日语和教师们打趣，谈他们看过的电视节目或政治丑闻。语言学校在两扇绿色的铁门后面，我记得，为了体会一个28岁的人踢学校大门的感觉，有一天早晨我踢过这两扇门。

下午的时间我们自己支配。每星期有两个下午，我会在一间陶艺工作室度过，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从做茶碗的退休商人到用粗

红陶土和网格制作先锋派艺术品的学生，大家共处一室。付过预付款后，拉过一条无人占用的长凳或带脚轮的椅子就可以坐下来开工。那里并不嘈杂，但有兴奋的嗡嗡交谈声。我开始第一次用瓷土做我的作品，把罐子和茶壶的陶坯从转轮上取下来，然后轻轻用手抚平它们的边缘。

自从儿时缠着父亲带我上夜间学习班（制陶）开始，我就一直在制作各种盆盆罐罐。我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只上了奶白色釉、带一抹钴蓝的碗。我学童时期的大多数下午是在一间陶器厂度过的。我17岁就早早离开了学校，向一位严师学习，这位老师是英国陶艺家伯纳德·里奇的信徒。他教会我各种材料之间的关联和适用性：我用灰色黏土制坏过数百个汤碗和糖罐，也因此清洗过数百遍的地板；我还会帮忙制作釉料，将其精心调配成东方色彩。他从未去过日本，却有很多关于日本陶器的书：我们会一起讨论某个茶碗与我们手里的咖啡杯相比，有什么优点。他会没头没脑地说：“当心，物以稀为贵。”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沉默，有时候听听古典音乐。

在我十多岁时的学徒生涯中期，曾在日本过了一个长长的暑假，拜访日本各地的陶器村，包括益子町、备前市、丹波市，向一些同样严厉的制陶师傅学习。每一次推拉纸门的声响，或茶馆花园里的流水漱石声，都能使我顿悟，就像每间唐恩都乐甜甜圈店前的霓虹灯都能让我心神不安一样。回国后，我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自己有多么投入其中，文章的题目是《日本和陶艺家伦理：培养对材料和时代印记的敬畏》。

学徒期结束后，我在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我花了七年时间默默无闻地独立工作，在威尔士边境布置工作室，后来又来到糟糕的内城区。我非常专注，我的瓶瓶罐罐也一样。现在我又一次来到日本，在一间乱糟糟的工作室里，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在大聊棒球，我则在

制作一只束口瓷瓶。我自得其乐：事情进展得不错。

每周有两个下午，我会在日本民艺馆（即日本民间艺术博物馆）的档案室撰写一本关于里奇的书。博物馆位于郊区，由一座农庄改建而成，藏有柳宗悦^①收集的日本和朝鲜的民间艺术品。柳宗悦是一位哲学家、艺术史学家和诗人。他发展了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由一些不知名手艺人制作的工艺品，如陶器、篮子、布艺等，看起来会那样美丽。在他看来，这些物品表现出无意识的美，是因为它们经过大量手工制作后，已经让手艺人完全超脱了自我。20世纪早期，年轻的他和里奇在东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常常写信，互相交流阅读布莱克、惠特曼和罗斯金的心得体会。他们甚至在东京郊外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创办了一个艺术家根据地。在那里，里奇在当地男孩的帮助下制陶，柳宗悦则向他那群放荡不羁的朋友讲述罗丹与美。

穿过一扇门，石头地板变成办公室的油毯，沿一条走廊走到底就是柳宗悦的档案室：房间不大，长3.6米，宽2.4米。房间里有几个顶着天花板的书架，上面全是他的书和一摞摞装着他笔记和信件的马尼拉纸盒。房间里有一张书桌和一盏灯。我喜欢档案室，这个档案室非常安静，而且极为昏暗。我在这里阅读，做笔记，计划写一本关于里奇的修正主义历史的书。那将是一本隐秘地探讨日本风^②的书，西方由此热情而富有创造性地误解了日本上百年。我希望知道日本为什么能让艺术家群体产生如此的热情和专注，以及让学术界固执地提出一个又一个误解。我希望通过撰写这本书，能帮助自己从对这个国家无法自拔的深深迷恋中解脱出来。

另外，每周有一个下午，我会和我的舅公伊吉在一起。

① 柳宗悦（1889—1961），日本著名民艺理论家、美学家，被誉为日本“民艺之父”。

② 日本风，指受日本艺术影响的西方美术。

我会从地铁站走上山，走过闪闪发光的啤酒售卖机，走过埋葬着 47 名武士的泉岳寺，走过一个奇特的巴洛克风格的神道教会堂，走过由直率的 X 先生经营的寿司吧，然后在高松宫宣仁亲王植有松树的花园的高墙边右转。我进入大楼大门，乘电梯上五楼。伊吉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看书，多半是埃尔莫尔·伦纳德或约翰·勒卡雷的推理、间谍小说，或法文的回忆录。“很奇怪，”他说，“有些语言就是要比别得语言温暖。”通常我会弯下腰，他会给我一个吻。

他的书桌上摆着一本空记事簿，还有一叠带有他的信头的信纸，还备有钢笔，尽管他已不再写作。向窗外看出去，是一台台的塔吊。东京湾消失在 40 层的公寓楼背后。

我们会一起吃午饭，午饭通常由他的女管家中村太太准备，或交给他的朋友志良操办，后者住在这套内部连通的公寓里。午饭通常是一个煎蛋卷和沙拉，银座一家极好的法国面包店的烤面包片，一杯桑赛尔或普伊-富美的冷白葡萄酒，一只桃子，一些奶酪，然后是很好喝的咖啡——黑咖啡。

伊吉 84 岁，有点驼背。他总是穿得无可挑剔：人字呢外套，衣袋里掖着手帕，配以灰白的衬衣和领带，显得非常得体。他留了一点白色的小胡子。

午饭后，他会拉开长玻璃橱窗的滑动门——这个橱窗几乎占了起居室一整面墙，然后取出一只又一只根付^①：琥珀眼睛的兔子，佩武士剑、戴头盔的小男孩，几乎只看得见肩膀和四肢、转过头吼叫的老虎。他会递给我一只根付，和我一同观赏，然后我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回玻璃架上，放入几十个动物和人物造型的根付之中。

① 根付（netsuke），日本江户时代的一种微雕艺术品。日本传统和服没有口袋，便以根付穿线固定小袋子，挂在腰带上，类似于今天的手机坠饰。



伊吉和他收藏的根付（东京，1960年）

我还会为盒子里的小杯子注满水，以防象牙在干燥的空气里出现裂纹。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他说，“我们小时候是多么喜爱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由巴黎的一个表亲送给我父母的。我有没有向你说过安娜口袋的故事？”

谈话的主题可能会发生奇怪的转变。这一刻，他或许还在讲述他们在维也纳的厨子做了皇家薄酥饼，当作他们父亲的生日早餐，那是一种多层煎饼，上面撒了一层糖霜；然后由管家约瑟夫隆重地端进餐室，并用一把长刀切开来；爸爸还一直说，就算是国王过生日也不可能指望能有比这更好的开端。但下一刻，他又会谈起莉莉的第二次婚姻。谁是莉莉？

感谢上帝，我想，即使我不了解莉莉，至少对某些故事发生的地点足够了解：巴德伊舍、克韦切什、维也纳。随着塔吊上的建筑

灯光在黄昏时分亮起，并向东京湾深处延伸，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要做个书记员，也许应该拿上笔记本坐在他旁边，把他讲述的一战前的维也纳记录下来。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这种做法过于郑重其事，也不恰当，似乎还显得贪婪。这就像是在说：这是个美好而珍贵的故事，我要占有它。总之，我喜欢事物在不断打磨中变得圆满的方式，而伊吉的故事里还有些生硬的河石。

就在那一整年的午后，我得知他们的父亲为他姐姐伊丽莎白的聪颖而骄傲，还听说他妈妈不喜欢女儿巨细无遗的讲话方式。讲话要有重点！他还常常带着几分热切，提到他妹妹吉塞拉玩的一个游戏。他们要从客厅拿走一些小物品，带到楼下，避开男仆，穿过天井，然后沿阶梯来到地下室，把它们藏在房屋下的拱形地窖里。接着他们互相挑战，看谁敢把它们取回来。他还提及他在黑暗里弄丢了一些东西。这似乎是一段不完整的、片段的回忆。

有许多故事发生在克韦切什，那里有他们的乡下庄园，这个地方后来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他的妈妈埃米让他在黎明前和猎场看守人一起外出。他第一次自己带着一支枪去荏地里猎野兔，当看到野兔的耳朵在带着凉意的空气里颤抖时，又不忍心扣动扳机。

吉塞拉和伊吉偶遇过一群吉卜赛人，他们在庄园边缘靠近河岸的地方宿营，带着一只拴着链子的会跳舞的熊。两人很是惊恐，一路跑回了家。他还讲到东方快车^①如何停下来，他们的祖母，穿着白色长裙，如何在站长的搀扶下下车，以及他们如何去迎接她，接过她从维也纳的戴梅尔蛋糕房为他们带来的一块用绿纸包装的蛋糕。

还有埃米在早饭时把他拉到窗前，指点他看餐室窗外一株落满

① 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指路线横跨欧洲的长途列车，1883年开始运营，以舒适奢华闻名。

金翅雀的秋天的树；当他敲打窗户时，它们就飞走了，而那棵树仍然是耀眼的金黄色。

午饭后，伊吉去午睡。我洗过碗，接着应付我的日文汉字作业，有一搭没一搭地填写着一张又一张方格纸。我通常等到志良下班，带着日文和英文报纸以及作为第二天早餐的羊角面包回来。志良放起舒伯特或爵士乐，我们一起小酌片刻，然后我才离开他们。

我在目白租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单间，能俯瞰窗外种满杜鹃花的小花园。房间里有电铃和电水壶，我很满意，但晚上通常煮面应付，过得很孤单。志良和伊吉每月会带我出去吃两次晚饭，或者听音乐会。他们会带我去帝国饭店喝酒，然后吃美味的寿司或鞑靼牛排；或者为了向银行业的祖先致敬，吃法国牛排。我不吃鹅肝酱，但那是伊吉的最爱。

那年夏天，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场学者招待会。我要在招待会上用日语做演讲，汇报在日的学习成果，并阐述文化是如何成为两个岛国之间桥梁的。事先我不厌其烦地把演讲稿背了无数遍。伊吉和志良也来到现场，端着香槟为我打气。后来，志良抓着我的肩膀，而伊吉给了我一个吻。他们一起微笑着告诉我，我的日语说得“真拿手啊”。

他俩相处得很好。志良的套间里有一个日式房间，地上铺着榻榻米，里面有座小神龛，摆着他母亲和伊吉母亲埃米的照片，这里是用来摇铃和做祈祷的。穿过那扇通往伊吉套间的门，桌子上摆着一张他俩在濑户内海一艘船上的合影，背景是覆盖着松林的山峰，四周粼粼细浪反射着阳光。那是1960年1月。志良留着背头，显得那么潇洒，一只胳膊搭在伊吉的肩膀上。另一张照片摄于20世纪80年代，在夏威夷外海的一艘游艇上，他们手挽手，都穿着晚礼服。

“活得时间长是一种痛苦。”伊吉轻声说。